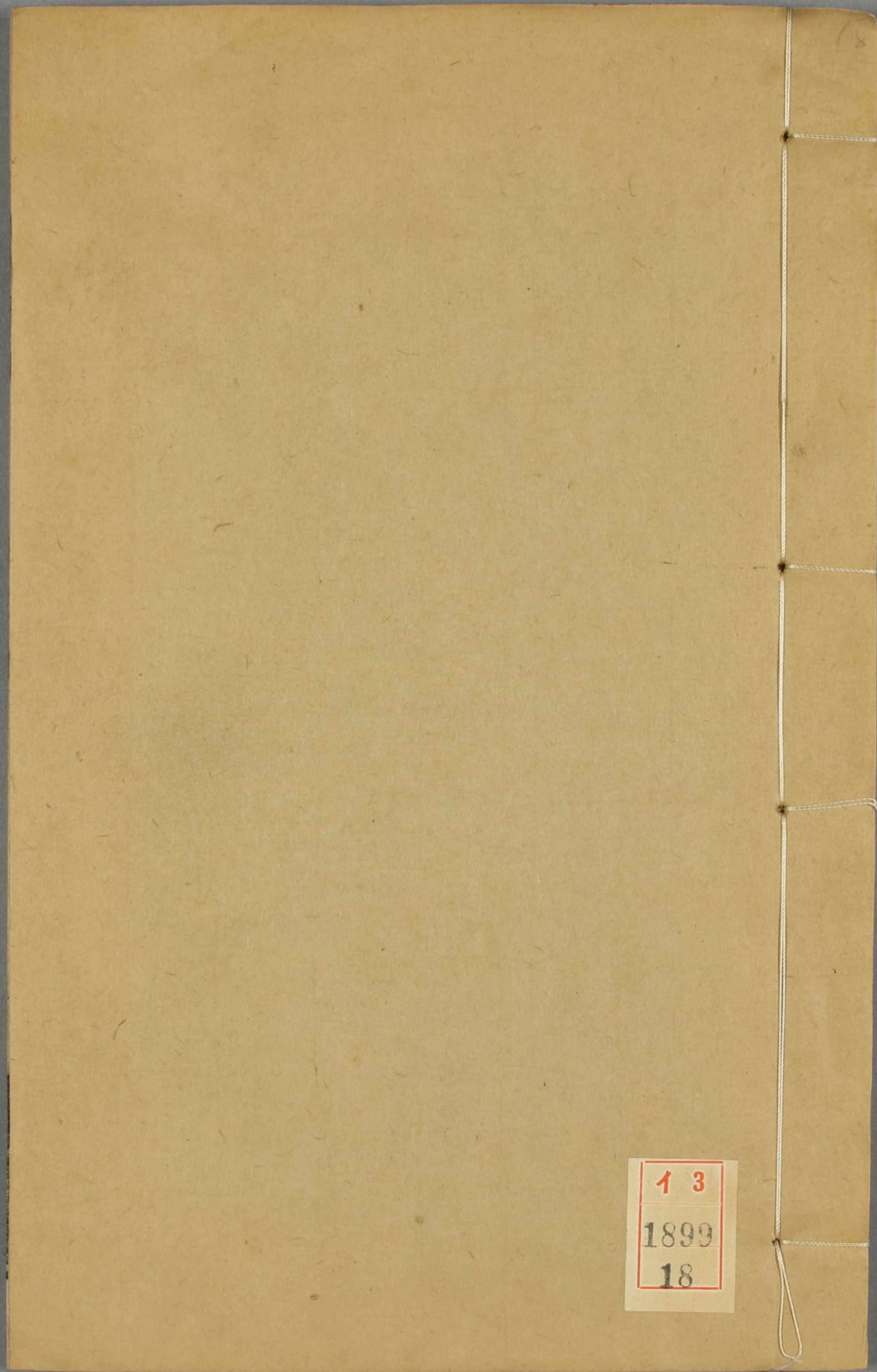




1 3
1899
18



昭
九
月
十
九
日
購
求

天中記卷之十八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伯叔

伯叔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仲中也位在中也

仲父之弟曰叔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

次癸在下也釋名

嫡長繼世以嫡長先生于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疏言

世父父之兄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注世有爲嫡

者嗣世統故也爾雅

伯喪兄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伯叔之喪踴不絕地

如此者由文矣哉義服思輕也

檀弓

從父從子

今人以侄爲由子亦可以先生爲猶父矣漢

人爲之從子却得其正蓋伯叔皆從父也

朱子語錄

己子兄子

後汗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

子嘗病一夜十起返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
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伯侄分財

萆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財奴婢

引其老病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頃者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服
食久身所安也

藏書

魏舒字元陽任城人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

質樸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史部衡有名當世亦不取
之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願畢矣舒亦不介
意後遷至司徒

晉書

賞其異同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少有才藻晉孝武

崩從叔尙書令珣哀册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叙節
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覽畢便益之接其冬秋代變後
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拜秘書

郎

宋史

詠傀儡詩

韓偓曾冬月携家游西湖覽南北二山之勝

冥宴南園同族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士偶
負小兒者名爲遊春黃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卽

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
線斷兒童手骨月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去
未幾禍作瘦竹齋談數

請易弟子張範字公儀子凌及弟子畿爲山賊所執範
詣賊賊還範子範曰君厚矣吾憐畿小請以易之賊美
其言感而悉還之魏書

千里駒符郎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吳書

失愛叔父曹操字阿瞞少飛鷹走

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于嵩操患之後逢叔父于路
乃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對曰卒中惡風叔以告嵩
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

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
父有所告嵩終不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曹瞞傳

傷耳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
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魏書祖父曇卒故吏張推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

謂叔父衢曰故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亂衢悟乃推問
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魏書

疑叔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
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
食之濟嘗詣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
体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

晉書

濟先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

命皆有伯叔遂出門濟遂留連彌日畧夜濟雖雋爽自
俠以遺後世因從之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
嘆其難測既還渾問何以暫行累日日始得一叔渾問
其故具嘆述如此渾曰將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
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
具稱其美由是皆可顯名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世說時人
謂爲鳳凰伯獨稱其美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
爲也

上

玉樹謝太傅問子姪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
佳乃驚其夙智如此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世說

佩囊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得乃焚之

本傳

穢素業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謝安嘗欲詣納而納

殊無供辨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作數十人供安既
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客罷納
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
四十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
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羊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

晉書

先見安帝時以劉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鎮

之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

三十國春秋

餉新許紹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三十餘人紹先家最貧薄專獨斷詎無日在家餉饋非珍新家虛既盡賣宅以充之紹諸子倦怠唯紹先有懈怠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而得釋

宋書

長風宗慤字元幹徵士炳兒子也年少時炳問慤所志

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上

活弟子孔巖太和中拜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兒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巖並褒薦之

晉書

矜少謝澹字景恆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

廢寢王僧虔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

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子弟子更愈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固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南齊

二魏魏收字伯起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以華辨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邪輸者故尙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其人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收救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文襄曾宴東山楊愔與魏收皆嘲文襄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州作一篇詩對眾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眾人皆笑收雖口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北齊

中書傳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聘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爲美約有慙色宋齊語錄

乳汁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暮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置夜哀號抱其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是闔郡水之唐書

賞疎野李約初至金陵於主李錡坐屢讚招隱寺堞致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

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疎野耳恭遠山將
翠幕遮古松用絲物裹腥羶浣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
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因語錄

獻圖贊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脩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
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明年乞致仕倦遊錄

詩箴韓侂冑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舫花輿覽南
北二山之勝未乃寘宴於南園同族別院與焉席間有
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遊春黃胖韓顧族
子汝名能詩可詠卽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
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

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疲竹齋談藪

屬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
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
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
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
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
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左隱三終致國乎與夷
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羊公
竹室楊惲字遵彥小名秦王幼時學庭前有柰樹實落
地羣兒咸爭之惲頽然獨坐其季父曄適入學館見之

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惜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北齊

合璧事類以昱爲惜叔父預期誤

反被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謂伐蜀也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

晉書

教忍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卿今何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

上

能養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

三十國春秋

帶經皇甫謐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

天中記

卷十八

九

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因對泣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晉書

教姪女服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爲飾齋縗之總八寸也縚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檀弓

遺腹姪女劉平弟仲爲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

後漢書

簾器之訓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荇

爲箕帚焉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簾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晉書

問詩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上夫人旣往王氏大薄凝之旣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世說新語

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晉書

世說注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晉書避淵字故云謝川耳通志略列女傳亦書川字何耶

姑

父姊妹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

釋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爲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爾雅

中賓房中內賓姑姊妹也儀禮

義姑魯義姑者野人之父也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

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已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爲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况朝庭乎遂回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列女傳

赴火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上

逆嫁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遁逃歸

其國而奔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左僖

散實堂下呂后崩平勃使人劫酈商令子寄給說呂祿

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

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

也漢書

止傳舍桓曄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

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

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

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

楊氏其貞忤若此上

彪姑成帝班婕妤好彪之姑也上

曜卿姑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也博物志

李膺姑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觀與膺同名先賢行狀

奴婢阮仲容先倖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

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世說咸與姑書曰

胡姑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

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字字遙集字別傳咸既追婢於是

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竹林

七賢論

姑女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

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世說戒最王江州愉夫人謝玄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戒分有限上

娶耻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耻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北史二十

見賞袁淑字陽源豹之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迺豔宋書

讀詩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侯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上

不造門江子一字元貞統七世孫也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書梁

名蕭子雲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後周書

行賄裴佖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佖至宅會其

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眾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鮓爲飯估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估曰懃學中估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贈官緇十匹國史補

姊妹

姊妹 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爾雅

伯姊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泉水

委禽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

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左昭元

除服弗忍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不可踰也遂除之

刺筭 趙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及歸慮所

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

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

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

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

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與反斗之號目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魏土地記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史記

不慈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省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韓非子

烈姊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屠腸以死韓取其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嫪

聞之乃於邑曰其是吾弟歟乃如韓之市而死者異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乃大呼天者三亦自殺於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史記國策

進妹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初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史記

女嬃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離騷女嬃屈原姊也楚

人謂文曰嬖 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旣流放忽然
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
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荆州袁山松圖經
云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
見從因名曰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
廟擣衣石猶存

上書還兄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爲都
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
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後書

觸鎌秦彭字伯平爲山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
引鎌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鎌傷姊遂亡縣正論法彭曰

救無惡志乃輕罪之漢書

設飴留錢范冉 丹字史雲姊病往看之姊爲設飴冉留

錢一百文姊使人追還之冉竟不受謝太原郝子廉一
分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食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

去風俗通

袍聽鄰讀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
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鄰中讀書旦夕抱逵
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
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人者入門汝安知天
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
間聽鄰家讀書今萬不遺一拾遺記

託弟 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吏王成曰君執義於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乃將燮東下得全帖白

先行 袁隗妻馬倫融女也初成禮隗問之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從妹宴飲 趙岐娶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華裾蔽其門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後漢

姊夫貸錢 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

錢乃遠至成臯從年授乘併日而食衣个敝行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別傳

曹大家 班昭一名姬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號曰大家後漢

節行 張溫爲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讚頌云文士傳

入常凜凜 蜀先主初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法正傳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姊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俗呼爲焦磯娘娘馬

求名郭奔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共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奔按省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晉書

迎妹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世說

玉映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姊欲以敵之有所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上

俞弟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喻之曰其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冒其

才姊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姊四人並有美才姊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

上

長廣橋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賣鈔糴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遂爲名也

梁典

遣信王敬弘爲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爲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

宋書

貧家食朱修之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爲

荆州刺史未嘗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激之修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之鎮分祿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宋書樂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兮祿秩西土徵之

梁書

才匪左芬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浼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詩品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小名錄

三娘劉孝標三妹並有才學長妹適王叔英二妹名令嫺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悱卒妻爲祭文辭

甚悲愴悱父勉欲爲哀辭見之遂閣筆彤管集

神人劉孝儀諸妹文彩豔質甚於神人也蕭韶太清記

女進士關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適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

六年登科南楚新聞

陸家姑張巡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拒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不受爲巡補綴行間箠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堂饌庾倬爲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綴已饌以餉其姊繆言所愛小

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感而嘉歎因話錄

嚴師尚官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收繫胡母班字季友八廚之一王匡妹夫也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軀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謝承書

止往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世說

劾奏劉覽孺弟也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齧行路覽噬家人梁書

疏妹夫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疏於婦弟北齊

誤殺刀躍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腳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

中妻兄心卽死所由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因話錄

妹爲制服畢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相亦甚哀毀並爲當世所稱唐舊

二妹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救弟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號泣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世說

南山南山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南山崔崔

雄狐綏綏詩毛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

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桓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十八

叔嫂

嫂婦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爾雅

妻嫂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景陽飲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淮記論訓

錄金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友過其

邱嫂嫂厭叔引客來食伴為羹盡鑠釜客去高祖視釜

尚有羹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封曰其母

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為頡羹侯漢書邱史作巨大也

食糠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

問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

無伯聞而逐其妻上

盜嫂直不疑為郎朝廷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

疑曰我無兄終不明

責錢鄭弘守楊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

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妨

齋錢還弘弘不受也會稽典錄

冠入馬援兄况卒行服期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常

謂人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漢

爭訟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

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

詐訟遂不仕東觀記高鳳自穢爭訟寡嫂選彈劉整

與別阮籍嫂嘗還家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

設也世說

詹事王平子澄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

路上僮糞平子諫之益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

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上

家姪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明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小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上

能國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印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風火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

富與弟同居其妻言庭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爲寺號曰朱明寺吳地記

宋蔡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以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宋書

求還資劉祥字顯徵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至大雷祥與整妻孟爭計還資瞋忿祥仍委

前還任遐奏曰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復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南齊

如母韓靈敏兄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上

自賣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家槲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上

市米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時有山陰縣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

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南史三十四

叔則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叔郎整怕欲傷害侵奪奪寅息逡婢綠草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任昉奏彈曰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寐而謬加大杖選

講老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鄴洛易

叔嫂服

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

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日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尙之旨豈非先覺者歟

舊志

客事王珪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

子不過也

新唐

罄橐遺

邱旭字孟陽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

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爲恥旣而困窮無進取意秋試將邇寡嫂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

鬻况貴用乎於是罄橐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

春試厚德載物賦旭爲第一什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會長謁賀郡吏改置里名乃知上第

南唐

命主家事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

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妯光進命反之曰姊

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唐書

則範王汝南

湛

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王司徒

渾

婦鍾

氏

琰

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妯娌雅相親

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世說

拜弟婦

李濤與弟澣娶禮部尙書竇寔國之女年甲稍

天中記

卷十八

二百

高成結之夕賓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濤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之親家母濤且慚且怒既坐賓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慚無賓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五代史補娣姒人多以兄妻呼弟婦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左成十一年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妻爲姒是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賈鄭杜皆云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娒爾雅疏

女

送女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

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公姑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穀梁桓三

弃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襄二

上書贖父齊太倉長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史記

女囚吳興餘不卿有女囚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恢以柯

田山水嘉甚謀居其女洩之於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賺女歸寔囚之亭溪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功封海昏侯不受經圖

自沉見夢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緒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緒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也水經後漢作叔先雄

投衣祝父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爲巫祝能撫節按

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沉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投江死項原列女傳經五日抱父屍出碑縣長度尙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會稽典錄後書作迎婆婆神似誤

報讎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令梁配欲論殺之蟠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配乃爲讞滅死後漢

三女葬父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

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姊
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
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
光可以鑒窮功綺刻妙絕人工

水經注

投爐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李娥娥父吳人大
帝時爲鐵官治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鑪而金不出時
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卽坐斬仍又沒
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
火烈遂自投於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
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

遂成溝渠東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
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爲娥立祠
享而祈福

紀聞

對作賓主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

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世說

貸錢王戎女適裴願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
錢乃釋然

上

突圍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

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
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
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

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
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
灌之力也華陽國志

叫絕宋謝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
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死戰場柰何狼籍都市
言訖叫絕行人爲落淚南史

身蔽張稷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
女以身蔽父刃先父卒梁書

市玉釵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
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
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

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
乎其善終乎南都新書

隨父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鱗犯罪至死旣就刑有
女請隨父死七歲母亡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今父罪
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嘉之
兼減父之死女又泣曰昔爲父所生今爲官所賜誓落
髮奉佛以報君王因於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旣
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圖氏女數

給賊赴江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一夕維舟江渚羣
盜掩至鄭卽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恣賊所取一不犯
但云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骨肉

相顧無以爲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具小舟載之而去女
謂賊曰君雖爲偷兒得無所居與親族乎然吾家衣冠
族旣爲汝妻豈可無禮見遇若達汝止一會親族以託
好求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公旣以偷爲名此
婢不當我有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見女貌美且順已
顧無不可見卽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卽赴江死時人
賢之

青瑣
高議

參軍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
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
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
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

敏卽命釋放後數日獻詞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
姪相伴善基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
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旣重其英聰又美其風
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
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
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
鑑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
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
與老妣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歎異旋
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玉溪
編事

荆棺峽壁隙有棺以荆爲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

能葬一女編荆爲棺不知其人矣諺曰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古今記

外祖

虎冠呂后崩周勃等盡誅諸呂而瑯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漢紀

述書楊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漢書遷死外孫楊惲述其書遂宣布焉上

解忿樊重字君雲光武外祖也貲至巨萬而加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別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

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後漢

無爲外家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

品題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爲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云頗似足作健不

鞠養劉顯字嗣芳璫族子也父驤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爲外祖減質所鞠養質旣富盛恆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驤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

南史

中外之寶范岫字懋賓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

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

梁書

都似風韻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

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

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

酷似

梁書

陽元陸倕少爲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上

自杖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訓績歎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

對之流涕於是博涉經史

隋書

撫背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

本傳

舅甥

渭陽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焉

秦詩

投璧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天中記

卷十八

三

壁於河

左傳二十四

三甥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

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上可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芒

懲舅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

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

昭二

注言父多妾媵而

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

報讎賈淑字子厚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係

獄當死郭林宗與語淑懇惻流涕太詣縣令應操陳其

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謝承書

不召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

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資用爲吏滂非其人請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

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後漢

嚼棗以哺平邱程末年十四時父沒未抱尸號泣悲哀

舅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歔歔不能吞咽

蔡邕

進表

殯葬吉閔幼有美名九歲明尙書舅何邈死家貧子幼

問自造墳塋殯葬之

三輔決錄

衣被不受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
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
東觀記

宅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
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
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後爲相國參軍
文帝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晉傳

敗俗王夷甫父父爲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吏甫年
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
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
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晉陽秋

朗照王濟字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世說濟嘗與玠同游語人曰昨日

我與外甥並出問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
別傳

含飯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
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
得存同過江郝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
頭心喪終三年
世說

奕奕劉嶼字慶孫弟峴字越石並爲尙書郎郭奕之甥
名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牙慧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
世說韓康伯清和有

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上

鼠輩 郗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邁世之風獻之兄
弟愔子超未亡時嘗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甥禮及
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
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上

形似 桓豹奴

嗣

是王丹陽

混

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恆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

說

刻薄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
不留行一觔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

度

聞之曰家舅

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各美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榼梨橘柚各有其美

坐越舅右

習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

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
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

此舅此甥

王忱字元達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

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襟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
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
希欲相識自可相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
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大舅小舅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以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酖而卒晉書

醉似何無忌東海郟人少有大志鎮北將軍劉牢之卽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叅議之桓玄之篡與劉裕劉毅共興義兵桓玄聞之甚懼謂其黨曰烏合之眾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成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上

世無渭陽謝綯字宣映曾於公坐調戲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相戲因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晉書袁湛初陳郡謝重王胡之

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缺重子綯湛之甥也常於公前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綯有愧色南史

割朱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倖劣齡石使舅臥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箸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卽死宋書

齊王延之與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后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

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齊武聞之與延之書
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
裕玄孫也

南史

歸阿士劉孝綽字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
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
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
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

若蘭謝蘭安八世孫也父經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
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
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

元也

取書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
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
一捲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

梁書

如禮梁顏協幼孤養於舅氏陳郡謝朓疎卒協以有鞠
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

南史

類舅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
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彈舅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
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
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彊禦

梁書

天中記 卷十八
誦詩楊愔字遵彥津子也小名秦王六歲學史書十一
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而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
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
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爲之罷
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貌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
刮目而視之北史

對玉北齊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
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
之奇良在此甥上

英拔陳江聰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聰敏爲舅吳平光侯
蕭勵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后知名當出吾右

論兵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
語孫吳者非斯人尙誰哉唐書

頭觸玉階唐霍獻可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
競希旨以爲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
卽獻可堂舅也旣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
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
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此
是汝舅血染者耶御史臺記

命子同名姚崇外甥任奕任昇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
立家產謂之曰爾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疏命與其
子同名冀無以別也

杖殺史牟權鹽於解縣初變權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畦拾鹽一鬴以歸年知立杖殺之其婦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國史補

眞珠室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筵眞珠公待妾名也詩

抵舅罪王師範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唐書

無罪斬甥劉昌宜陵之閭昌令守陣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梓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謂勸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推賞罰爾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

離二不祥莫大焉上

引庇之族張克勤左將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夷直劾曰克勤勦有司法引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上

判毀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卽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祖重耳駢脅載觀相里之剝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燧而無用在冗食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嘉話錄

姨

母之姊妹爲從母爾雅

問難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

曹大家難之三輔決錄

斷乳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

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劉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自養

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宋劉懷敬傳

識機姚氏婦楊氏者閭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屬皆求利潤惟楊獨不欲常謂其

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姨與之衣

服奴婢終不肯受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

遣人强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

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

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類亦不過

也魏書

不事父也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

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

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

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

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

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公大慚而退松窗雜錄

表兄弟

內外兄弟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

爾雅

乞封羊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

詔封襲關內侯

晉書

不錢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錢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錢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上

鼓琴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

上

食醬阮孝緒字士宗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

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

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

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南史

充選太學博士周捨舉外弟徐擒曰形質醜小若不勝

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

劉璠梁典

勵志孔若思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

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唐書

跪奏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者相答難禁中有員

淑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

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張說觀

奕因使賦方圓動靜泌卽答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

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上

倨不冠帶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太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本傳

外家之寶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孤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唐書

育女柳公綽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上

翁壻

父一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桓十四

贅壻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史滑稽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漢賈誼傳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

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注世說贅壻爲布袋謂如入布袋氣不得出也或云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壻以補其世代倚覺

察

不拜陳勝既立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慚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曰善

孔叢

子六

子壻張耳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

王敖後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

史記

倩宋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

土倉公傳

徐廣曰倩女壻也

遠嫁張禹每病輒以起居聞成帝白臨問之禹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

本傳

冰清玉潤衛玠天韻標令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裴叔通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玉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後玠以天下大亂移家西行至江夏玠妻先

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

晉書及別傳玉作璧

抑毀戴若思弟邈華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淵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女用事常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

晉書

受困裴散騎遐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嘗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瞻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

受困寡人女壻

世說

晚令謝中郎萬是王藍田女壻嘗箸白綸巾肩輿徑路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世說

刑寡妻齊謝眺爲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刃欲報眺眺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桮尤甚尙書郎范鎮嘲曰卿人才無慚此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眺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北張禹魏崔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微云敬微爲荊州五隴成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

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本傳

閭書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口已藏之經笥矣談藪

丈人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西陽雜俎自此遂目丈人為泰山蘇鶚演義或謂泰山有丈人峯故名叢書青城山為五嶽之長故名丈人山今世俗呼人婦

翁為令嶽妻之伯叔父為列嶽往往因此青城山記

婦翁與壻張垺尚宣親公主玄宗眷垺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垺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本傳垺尚主在翰林獨以珍玩常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國史補

受薄韋皋見辱於張延賓崔圓受薄於李彥允皆丈人子壻後韋為張西川交代崔救李殊死南爾新書

李彥允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允時為刑部尚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李夢身桎梏其輩百人為兵擁入大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

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允特收禁流汗而覺具以語崔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相京城剋腹李公授僞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爲中書令訊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公呼曰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允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神歟

唐逸史

張延賞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皋許之皋性疏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皋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駄物爲贐皋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皋擁節旄會德宗

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朝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曰替相公者韋皋非韓朝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皋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皋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圍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皋是貴人

雲溪友議

不爲壻

杜黃裳始爲卿士女嫁韋執誼深不爲執誼

所稱及執誼爲相除太常卿因謂執誼曰令率百官詣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開口議禁

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
卽拂衣而出俄而順宗崩憲宗卽位黃裳爲相執誼貶
崖州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辨喪事唐舊
呼爲雍老崔涯妻雍氏揚州總校之女雍以崔有詩名
資贍甚厚崔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劍呼
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
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離便令出家止令剃髮爲尼涯
悲泣悔過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
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不羈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蒲博時士安
作相累論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啟口云臣有

女壻皇甫泌適值邊庭有息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直
奏值上內逼遽引袖起遙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
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卽轉殿
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尙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青箱雜記
命褫帶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
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
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
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褻衣無害也

半子回紇明年可汗遣宰相蹀跌都督等眾千餘并遣
其妹骨咄祿毘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迎主且納
聘蹀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下七百皆聽入朝

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皆
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唐書
兒例突厥致書曰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
兒海錄

僚壻

僚壻

兩壻相謂爲亞

爾雅

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

門爲僚壻

註

兩壻相謂爲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

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

亞也

釋名

友壻

嚴助漢武時爲中大夫特見任用嘗侍燕從容上

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

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

漢書

弗賓蔡哀侯取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莊十

一隗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

僖二

大橋小橋

周瑜字公瑾爲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橋公

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

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

誦賦

庾登之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

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

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南史

夫妻

匹敵夫妻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釋名

人道大倫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

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史記

象太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春秋漢含孽水火交感陰陽以

設夫婦象也上

配陰陽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義理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列女傳

娶塗山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解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雍雍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吳越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侍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呂覽

先配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左隱八

不言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莊十四

占吉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上十二

內子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僖二十四

相待如賓季曰使舍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以爲下軍大夫二十三國語聚作恪

伉儷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施孝叔卻犢來聘求婦於聲

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成十

戒直言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宗因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晉語

初伯宗好直言

世以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此

成十五

辨姓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杼使人弑之公求之曰陪臣干掇有淫不知二命遂弑之

襄二十

子產對叔向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

昭元

內主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昭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若惠顧敝邑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授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晉韓起如齊逆之公

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昭二

不笑叔向得醴明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一十八

遠丈夫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楚昭王之奔隕楚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

樂尹

定四

笑曠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

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說晉苑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說符

私壻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納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蒼吾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家語

相思樹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爲城且妻密遺馮書謬其辭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

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死有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與馮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能使塚合則弗禁也一夕有大梓木生於二塚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搜神記韓馮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九國志王臺新詠

取長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請秦王殺之王告軫軫曰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戰國策人有挑其鄰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後馮衍傳

陌桑敬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不爭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今古

注

私畏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齊策

兩袒俗說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爲

兩袒者也風俗通

繆妻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人爲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爲將攻齊大破之史記

決嫁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史記

畫眉張敞字子高爲京兆尹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

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備也漢書

娶丞相黃霸字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共載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爲封侯者夫人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里人巫家女也卽娶爲妻論衡

遺襦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係獄其婦朱君至獄門通言遺襦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斷絕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桓譚新論

送獄丁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也爲漢中太守妻弟爲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係南鄭獄誰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

天口言 卷一 踞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史錄注

從命渤海鮑宣妻者柏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從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宣司隸校尉子永古興初爲魯郡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寔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後漢

舉案齊眉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

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縷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

備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上

才美流譽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

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寘於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

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事如夢

幽明錄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

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

作亞於團扇矣

詩品

嘉妻徐氏動合禮義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哀痛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標列女而

徐淑不齒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

通史

嘉夫妻詩僅見藝文類聚辭多不錄

河南樂羊子之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

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

食

文苑

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

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

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以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

後漢

不諧周澤字稚卿北海安邱人也爲太常臥疾齊宮其

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爲干犯齋禁收送詔

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激發不實又諺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漢官儀

重合黃昌會稽餘姚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當歸家爲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初昌欲至蜀郡時有謠曰兩日出天謝承書

還衣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以不嫁者誓以繡衣襪以衣

尸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入夜求人家宿向晨主人語之婦約之詞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縊而死物理論

兩譏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張璠漢記

投水合肥有小吏港漢建安中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時人憐之後爲名寰宇記

慕勢中官常侍唐衢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

女妻荀彧或父緄慕衡勢誠或娶之爲論者所譏略或
父緄畏憚宦官乃爲或娶衡女或以少有才名故得免
於譏議後漢

擇婦漢末諸蔡最盛蔡諷姊適太尉張溫長女爲黃承
彥妻小女爲劉景升後婦媚之姊也襄陽傳黃承彥者高

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
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上

搗妻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
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

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

朝慶遂絕

三國志

比肩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
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
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
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口
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
爲小比肩三吳記述異記

不瀆顧悌雍族人也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
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
妻還其真潔不瀆如此吳書

脩整晉何曾家法脩整至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身坐面南妻坐面北對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焉年八十而終

獨異志

廬杖劉寔字子貢位望通顯每崇儉素雖處榮寵居無第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寔不以介意

晉書

堪作夫人山濤初爲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竟堪作夫人否耳

上

身熨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

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卿卿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怕聽之

籍注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况庶人乎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

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爲詵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尙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卻犢而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

自來矣亮從愆期議定

晉禮志

號梁孫晷字文度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時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

傳

射婦郭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本傳

重室家宋東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紕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

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北史三十三

蠶室卞彬字士蔚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爲肴着帛

冠不十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

卞田居婦爲傳蠶室南齊

對飲沈文季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

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上

重婦柳惔字文通世隆子也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

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

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

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恆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

後出惔因得留目南史二十八

節恭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

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

輟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高允念其高義爲詩

八首贊之魏書

健婦夫半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

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北史

狗吠邢邵字子才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閣爲狗所吠言畢撫掌大笑北齊

託夢李庶生而天閹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兄岳使妻伴

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

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

恩故來相見告君宜其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北史三十一

鄉里王彪敗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

南史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憶餅師孟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得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

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因以今時寵宜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更角親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獨異志

卜會候請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秉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幃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

玉堂閒話

河魁在房李戴仁性迂緩娶閭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

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
太監戴仁遽取百忌厯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
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閤氏慙怒而去

荆湖遺事

玉腕青唇有覩鄰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
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太似
露中花其妻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
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
道何語妻乃誦之夫曰卿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
夫乃爲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

似鳩盤茶

笑林

天中記十八卷終

